

蘇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六

按劾 二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
退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求取天下
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
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
于事廼臣等之職分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
私詆欺變白為黑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
以取竒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明

熙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
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畧效補報而但陰
拱持祿竊位素冷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
際 陛下降 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
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
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
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
竊以前代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
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 國
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 謂之過宜乎當黜

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
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
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
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
殺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 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
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
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
不識大體之臣上惑 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 陛
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

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為謗讒時
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
切竢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准康軍節度使兼景
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
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震物論沸騰臣
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由佞寵榮併領要
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見陛下
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從守

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

至可謂自尚書叅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
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

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

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

堯咨以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

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

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

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况執政

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

舉世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
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
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
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
之議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堯佐張騰曾具奏
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堯佐不得使相及不
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堯佐弭謗講未嘗
不允實切憂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已鮮有過

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降抑
然自去冬言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度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
列乞行進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
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遠之固則
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
劄子早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第三章

近為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
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

體無妨遂除淮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已指揮中書后妃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質之公論經久為允今來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譁失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誠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騰沸况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

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覲望不知他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薰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而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勅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

陽任兩府... 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一不勝為國
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授
張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 詔中書明
降 指揮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歸院供職仍
趣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譴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
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
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
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

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 國家至
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
極取 進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進呈奉 聖旨如
今後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
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論李昭亮 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
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 天恩寬假全
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 國家慎惜綱

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無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謗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笑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

矣而計較小利害不肯當力則天下利害固有在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以全出命之信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願聖慮必賜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關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邊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關許令就移未逾數

日却除昭亮知真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
赴關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
求便郡朝廷漫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
適有此命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
此豈大臣之所為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為不
允所蒞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紹秦州密接蕃
部最為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百知節制將來未嘗輕
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必致士卒驕
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之事豈不
大哉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起令昭亮依舊發赴

澶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公綽在任候將來滿日
別選一人移替如此則 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
覬覦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
敢再三極論之必望 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
日奉 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
地今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 指揮物議喧然竊
緣任用大臣出於 聖斷如丁度實曾上 殿妄自
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誰中傷乞列即乞名

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自俱處侍從之班日被
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朝廷姑務含容不
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離間疑惑
聖聽隳紊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聖慈將丁度
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
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誰能知州之權
然承祐為節度使在承祐

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親以舊曲被優恩
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
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姦慝瀆亂國
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隣樞近而僭越典常命
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
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怒則天下之惡無不
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
顧君親胡為惕厲况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
是誘藩臣恭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
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

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耶揚致分
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
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
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
日乞 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二次論列郭承祐乞 朝廷據其迹狀重行
降黜至今未奉 俞旨臣等實以為憂然所憂者非
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 國家威令不行則凶
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發賊亂之萌貽威將來固

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慎於微小
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即能戡定所傷
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
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
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 天聽以摧壓橫
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 陛下何惜
一侍臣不正其罪使 威令行 朝廷肅明示四方
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賜
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論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大臣等不復

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為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祗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暨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由辨詰肆妄端欲遂一己之

非以易人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遇猾鷄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雞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誼誼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聞祇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况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譏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揚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為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憚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 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臚士亟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 聖朝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伏况江西重地為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於會御又臺先有起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

廉一至于此欲乞申明前命諭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達

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達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憚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撻撻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克黨政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為 國生事上揚絃但以體量官吏

過當尚降差遣况王逵害民蠲化衆議不容欲望
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
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
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
寧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 朝旨兼王
逵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
池州尋該 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
遇 需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為

事布在 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
相稜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只令依楊紘例降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
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會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造累任皆
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 赦宥不可復任職司
乞追還 勅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
轉運使惟務培植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
條制雖 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逵

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
南幅員數千里最為富庶財賦錯出朝家仰給若
命酷吏為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
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卹物之
心况薛紳楊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尚降
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
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
為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
紳楊紘例與移一藩郡則為害差小

第四章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為酷
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
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間提刑李
道寧又移知廬州却係王逵權兼管勾洎見朝廷
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
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
且卞咸替罷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
猜嫌方行拮拾以逞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寧錄狀
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所有卞咸被人陳告不
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更在本

仁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鉅成大獄枉附那辜

第五章

臣伏聞就差知徐州王達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達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為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需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收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曠時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達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詔命且令依舊官加州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達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入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為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他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下感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拮拾以逞私憾凡追攝平繫五六百人在禁錮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達罪犯尤多朝廷亦不

曾盡理以行部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
愈更率易殊無畏憚尋以舊事發覺被劾祇降知光
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需澤錄用緣王逵奸險慘
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朝省仰給
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方
能辦集以王逵狠愎任性必也違戾敗事不止一路
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
更令居委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

受王逵乞與改授並州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
不足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
臣今畧具王逵逐任事狀伏乞聖慈特賜睿察
按王逵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
里正令納見錢只潭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淪歿及
賣過產業者並令見佃人陪納凡千連數千戶其部
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枷錮逃移死亡者
無數及臣僚論奏朝廷特與放免又隱匿朝省
指揮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
州其他遠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逵

亮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簪紳心同蛇蝎一區緣奸詐
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苟圖進擢民被
殺者固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
會以感 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
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達之形日夕皆撻其人
心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
民吏恣行威福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皂更適屬高
良大未到李道寧移任王達權本司公事乃交疑前
知洪州卞咸到關說其事跡遂追捕平民數百人只
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構成卞咸之罪况卞咸替罷

將及一年方行拮据以逞私憾中外莫不振腕憤嗟
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荆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為
恣橫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
遠適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賍
濫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劾止降知光
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 赦宥不可復付以表
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 國家進才良退苛暴
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固用酷吏於一
王達則幸矣如一路不辜何臣實為 朝廷重惜之
伏望 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并章民先勘卞

成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任公定奪
即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
况楊紘薛紳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只以行事或
有過當尚降差遣不與牽復職司較之王遠彼實非
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惟 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伏見許州通判大常博士張士安奏准 勅赴蔡
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
無咎 勅連陳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閻士
良強買騾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

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
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
者竊緣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
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亦合晝時行遣不合却
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 指揮令本勘官將所
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無訪
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繫頗久罪非本
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著如該
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使放威
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六雄州劉蕙濟

臣近以新差六雄州劉蕙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共以為不可乞選有材畧武臣充替至今未蒙施行臣伏見 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為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 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寧肅 朝廷無比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効也方今不患之計但患不能用爾緣雄州最為控扼重地尤不當輕以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

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構是釁隙故必有為之謀者可不熟慮而預防之哉伏望 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礮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番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文臺編 勅節文應 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關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 赦不原其罪仍仰押彈之官常加承聽又太常禮院 勅太宗王司奏不

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虜 條制
竊以仇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
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闕冗
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 寵恩豈可更冒瀆
國姻塵鄙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紊彝制虧
損 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德爾仍乞申命有司
今後國親並須依 勅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 勅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
少卿物論喧然未為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

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
六人令織造馳毛段子及打三黃鑲諸般私下雜作
並是名目破刺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紐
贓絹一千六百餘匹有零據法寺准 律監官及主
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
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事該疎決降從徒三年私
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更罰銅一十斤放奉 勅
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表率
為先既自犯於邦刑宜不齒於 朝序按任弁本以
庸質濫茲重寄不能正身溢下而乃徇利改官雖該

赦恩例許錄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牽復舊職
列在知曹即事緣情實辜 聖化况任弁雖免追官
勒停亦合降資叙用欲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
罰不濫清濁有別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閻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緣繇
中外疑惑蓋自 明堂覃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
効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
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
使名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

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為便頃歲揚懷敏
興修不已大為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土
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為名疏決水勢飄
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况逐州軍自屬長吏等
筦構豈假更設斯局兼士良到 闕奏事僅及兩月
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為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
不至寢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隙則為害不細伏
望 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
路差遣庶無向去別啓弊端

請罷王渙權貨務

臣等伏見監權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勾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以獮善能交結以恣其為只如先降 條貫勾當權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便乞改差勾當權貨務 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獪之明驗也且權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汙之餘妄居是職

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 國家浸以遺利儻不速為解罷則其為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為王渙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儻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 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廉強濟朝臣使臣兩員共幹其任必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 國用庶幾乎足矣

辦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 勅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

覲奉 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
粗陳本末緣吳奎荷 陛下不次擢用孜孜言事不
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 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
之理况唐介輕妄之詞誣罔 天聽固 聖鑒悉以
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
責豈可見 朝廷事有過舉循默不言而令諫官橫
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公議痛惜之欲
望 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
惜者 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
塞矣惟

三度曲賜 裁察則天下幸甚

李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六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 雲陛親奉 德音詢及 本朝并唐
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 清問
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
口記籍莫得而詳 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
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
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千三百永壽
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

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總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十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為我朝際日蓋絕敵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已有數十萬 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三自後取劍南平嶺表下江左關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九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七 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七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 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百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

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踰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冶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饑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閔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錄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

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替期且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錄里正充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歷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遂便若比押錄里正先歷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若樂甚不均濟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永充者亦聽從便

寬卹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
踴貴淮南西路蘄黃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
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蕪又官中配糶民間之蓄
盡輸入官官糶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
米價斗一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飢者况
遇凶年亦何卒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
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盜充斥聚集成
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虜官司不
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遮相蒙
蔽不以 上聞使 朝廷無繇知之况今秋苗稼既
槁則望在來夏而彫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
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蓋年凶則民飢飢則
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
懼而豫防之哉伏望 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
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灾傷其處選差臣
備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振貸之夫救灾卹患
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寔成大患得不為 朝廷之
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兗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

方略臣僚及遺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
縣捕捉免成後患未蒙 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強賊
處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令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為
害不細况巨嶧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
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異之大者
固不虛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為之防也且前代并
本朝天下凡有灾傷盜賊即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
等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若其得人
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
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

別路對換有方略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
聖慈行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交等州長
吏并差使等官無事早賜施行

罷天下科率

臣伏以天下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
天下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
宿將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搔動乎蓋郡縣長
吏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
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
賊否各徇私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

危可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
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歛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
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
患况已萌之也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
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
買或恭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
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
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以提舉
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

請免江淮兩湖折變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淝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
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
折內第一等折納小綾每匹一貫六百七十文省官
緹每匹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戶
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
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曆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
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
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并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
每斗并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糶價例兩倍已上

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又准五月
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人戶難
得見錢奉 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據
合折夏稅豆麥令人戶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
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
聽從便雖有前件 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稟
但一面抑令人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
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戶尤更不易發運司
但務農計交盈不應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
為 國賦他日在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

為賦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以流亡如慮而
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
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
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愁愁日懷憂
懼欲望 聖慈特降 詔勅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
巡歷量應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蠶麥稍
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戶各令依舊
折納外其第三等以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
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一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既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賦糶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絕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蝻蟲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况東南奧壤國家仰之如帑府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獸窮則攫竊恐更為朝廷之憂爾臣先乞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蠶麥豐登中等已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

孤貧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兼乞下諸路轉運司提刑司不住巡歷體量或有蠶麥不熟之處人戶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稅免致流亡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令只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戶權免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今

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蠶麥
薄熟雨澤久愆耕種失時蝗蝻復起秋成未保人心
益怖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恤竊慮
下等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為
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畎
畝矧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
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例皆豐熟
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調度或
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賤言
輕宜無采錄但事體至大乞留聖意伏望陛下

特出宸斷速賜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中等已
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尋
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
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兼有路分絕遠
之處若吏稽緩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
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
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為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蠶只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孽畫不放省稅外只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 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况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三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蠶鹽一斤

一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亦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益銀三百五十文况一郡五縣數十萬口非常暴斂小民重困實非便欲乞特降 拍揮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 拍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

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
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脩省以謝於
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資而卹其困蓋不特大有大
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
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陛下雖六路
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
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積米六
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
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羅以充其數由是民

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糴
父子皇皇相顧不掇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為
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
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治此而致可不熟
慮乎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應江湖六路災傷州
縣凡是配糴及諸無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
違 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
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
畫拯濟飢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
不用心拯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

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淪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
即日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拯濟必致流亡
強壯者起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為患
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準備
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
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候 朝廷拍揮往復數月
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 指揮下逐路
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

即令晝時將義倉米速行賑給以濟貧民如乞臣所
奏即乞早賜 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
充折并轄下州軍和糶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
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搔擾必致流亡伏
覩慶曆七年 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
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
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 制旨專輒施行且命令
者 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 朝廷降一命令所

以示信於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
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朝廷綱紀亦緣此
寔隳矣欲望聖慈特賜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
令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
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
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
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
期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

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
誠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
赦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
行臣竊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
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
帝以恩詔每宥通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
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六哉先帝
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
委三司將應條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
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敬絕

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

慶曆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

慶曆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一斜谷務又打造成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欠

一修河椿樑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

七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四州科買

一採斫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

一買上供肉羊兔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塲每年額船六百隻

其方木料並是本府并隴州量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破蕩家產不少每戶錮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椿樑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只是秦州出產又聞深入番界採斫至難其餘不差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况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

大段料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寬郵則破困之民無保全之望詳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只聞該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為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樑等最為大害乞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邪洺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為沃壤而廣平監於邪洺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

良田每牧馬一疋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
淇水監每馬一疋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剩占
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
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
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
作父祖立塋共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約出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
石稗草五十二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羣牧
司指揮令各州縣一年盡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
今年限止一年內盡起務系經鼓司進火及三司

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為兩監馬只有五
六千疋不及外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
為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疋况元占牧馬一疋之地
比淇水監可說牧三疋亦未為闕事緣河北西路惟
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
值橫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
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及澤鹵
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戶依舊耕
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較馬公私
大利無甚於此伏望 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灾

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
無益仁化又況與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
實為穩便伏望出自宸斷特降指揮

第二章

臣近為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今
未降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洛趙三州
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
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
歲深遠耕種熟田及作父祖丘塋其佃戶共九千三
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納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

萬一千餘石得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
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戶收地入官今
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曾進狀不行况兩監馬
只有五六千疋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
有廢為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疋若比淇水監一疋
之地可就牧三疋甚不闕事臣前進劄子見下羣牧
司相度必是妄說事端故要占留欲乞特出宸斷
指揮令人戶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所得亦可置
數倍鞍馬公私實為大利
請放高場一終欠負

臣昨任高陽關口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
明堂赦前合該除放緣逐州軍從前失於舉行臣尋
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已蒙三司送本路
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况前件欠負委是
逃亡人戶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即不是侵
欺盜用今又該南郊大赦欲望朝廷特賜指揮
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州軍逐縣戶口至少雖有田土以
迫近塘泊逐年例皆滄澇秋夏未嘗收熟極邊之地

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卹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
例二稅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逮流亡者甚衆欲乞
特降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
接連之處人戶二稅今後只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
折變及友移使知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聖慈以接送契丹國入使往來更不差三
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逐州縣
長吏通判及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
抃以為數十年之弊而陛下一旦罷去使河北生

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內降 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
徒用驚駭且三番為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日甚一日
誅求搔擾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送伴人使
且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
亡未復若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養凋瘵是棄河朔
也况 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 詔此為至
當今乃無故復置竊為 陛下痛惜之惟 陛下特
留 聖意且依前降 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胡口

臣伏觀近降

勅命商胡口只催來年秋修塞合要

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貢衆力
易集臣先奉 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
商胡經久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在 指揮來
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 陛下若若河水匯住未
工修塞十餘年三二年 陛下若若河水匯住未
得 陛下則商胡固難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
也頃頃歲之決此以故道橫斷壅闕水勢不快遂致
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浚流便欲修塞商
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計率之弊虛困六
路凋殘之民耳欲乞 朝廷 陛下若若河水匯住未

先... 差後... 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必就即
委三司務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集蓋
諸路久經災傷雖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近歲稍稔然
富者竭於率歛貧者見已流離倘不恤他虞遽興大
役臣恐 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 聖慈特
出 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須議蠲免即乞且輟解
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心賑濟新聚糧豫
為且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口 減開淘舊道
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 力稍寬
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臣前年石友間因送伴比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
借見錢及一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 國用
雖尋差監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
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
竊見 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
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宣特出 宸
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每此
之便廣募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聖慮而位踈言淺未賜開納臣今蒙 恩改授陝西

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踴貴且朝廷所以納尤昊誠欲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廣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况時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之安之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苦安則醜虜自足慮哉

領陝西漕日上啟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干繫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于連及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戶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指揮省司凡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毫忽錢物納官但虛成搔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為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聖慈令檢詳前次待降指揮庶破蕩之家稍獲存

濟無恐天下諸般久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
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
如依應得先降 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為家貧
無力起冶通年只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
條例開落世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
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徃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
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
曾起冶再只保明申奏至今未見 指揮臣因訪聞

得舊來州郡最出鐵貨緣人戶先乞起冶之後或遇
家產銷折無鐵典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勸送
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資業治及子孫不能免者比
比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惟為後患莫肯典勸所
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冶戶或有委
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
弊障即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
州縣及人戶妄有規避仰許人告首官吏重行
朝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
召諸色人起冶不得住滯邀難如是人戶樂為鐵貨

增羨寬民利 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
二百餘戶原有物力比見死田正人戶並各高強只
以冶戶為名經今五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
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供給冶務諸般所出
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况官中所得鐵貨只
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
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
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頗併供應不前若將

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
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况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
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
烹煉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
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
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無充事難
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
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昨奉 勅就移此件緣本路久經災澇流亡未復

臣自蒞事以來慮係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費之繁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皇啓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者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犒設軍食並依舊外其諸般用度頓行減省則衆論未以為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算約費過錢三萬三千貫文省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

文外自餘瀛州莫州恩州劍皆每年二千貫文况瀛州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慮數倍欲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况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滂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追不虞之謗哉欲乞 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叅校特賜詳酌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州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無

狀得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厨傳稱過客
上下承習為日持久而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
竊慮愛憎之口因起中傷之語疎外難立孤直易搖
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 陛下俯矜
愚拙曲賜保全或護毀之緣上繫聖神之明辯善彈
勤瘁上荅 隆私臣無任惶懼惟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并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
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
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任備衙前其

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里正之中里正為甚或
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
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那命者比比
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
正如衙前有關即委令佐於一縣詢鄉第一等中選
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關亦如此輪差委是經
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
正月內差若伺候諸事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望
聖慈特賜詳酌早降 旨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七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八

戒興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
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
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
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
耀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熾妄起是為火不
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
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

旨乎不然其天意盡誠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
謹修人事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
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况天下多
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遠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
重無名之率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
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
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
安之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紛頗甚或
衆欲乞特降詔告諭以安衆心

典利

請修蔡河堤岸事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
額六十萬石是年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絕少
慶曆五年內只般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
比祖額少一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
所管堤岸年久失修行運不絕是惟綱使臣等不
切用心修築使此處大為缺欠少無訪聞諸處
斗門因守堤壞並石堤崩壞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
是百官管堤守官不修堤岸斗門崩壞及時到彼
即無水可行斗門崩壞斗門崩壞斗門崩壞斗門崩壞

近須管疾之卒出於營不得走遂本等仍令催綱使
巨與西轄官員等如係前曲徇顏情及信縱
公人受傳不察時候致有違難住滯並乞嚴斷
所有綱運或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
重行責罰

言財利

論茶法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 國朝茶利課額自收復江浙之後總山場
權計亦遂歲共得錢四百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

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遂添估藉江淮
出茶之所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為
虛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三百萬貫末年
雖不及元額在京權貨務尚得引錢一百五十萬貫
自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虛額其實入之數益少近歲
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即未知在
京權貨務所虧數目昨准 勅節文三司奏據權貨
務孽畫以河北客人入納及配率斛斗餘過二色交
鈔內茶交鈔每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又與一百
貫茶貨近又准 勅命應買下庫曆五年分茶鈔減

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皇祐元年茶鈔
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
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與減
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興販及招誘入官
其可得乎近益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制
度况前後累經定奪終無裒之之效以致為害益深
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之然也且茶課
入數百萬貫所以助經費而實調度不可不審議
欲復特降指揮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
酌中之制俾經久可行委得公私利便即具保明

奏更乞 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二章

臣訪聞今歲江淮山場推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
千一百萬貫尚斤並無客人算請蓋自在京推貨務
畫每文計一百貫文更貼納三十四貫方交得一百
貫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并稅錢虧
萬貫則 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運
使施昌言近已到闕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副將今
來茶法子細公共從長定奪合如何等畫即得公私
利濟經久可行

第一章

臣奉 勅差往陝西巡鹽使并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時知前來鹽法自慶曆二年因范宗傑肇畫禁雜稅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徒認中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湯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席雜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等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採關中凋弊有司執議

不施行昨因范祥有自起請兼禁通商臣曾知水旱軍見其為患之甚因 勅差往陝西巡鹽使并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時知前來鹽法自慶曆二年因范宗傑肇畫禁雜稅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徒認中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湯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席雜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等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採關中凋弊有司執議

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羣情無不感悅臣今其
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
為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訖其有未便
事件雖有減損即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
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
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歲入糧草支推貨務
見錢銀絹香茶納數十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
限安得不窘之乎方今邊防正急軍餉正乏而所入
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速圖之則恐
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
朝廷知之

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
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
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推貨務每歲見錢銀
絹等五十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無解鹽然出產
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灾
傷 朝省權且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
官冗兵或移那兵馬近南就食今轉運司多方摩畫
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踰三五
年則東南財用盡聚京師帑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
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入計

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兵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上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絲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然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

精兵悉出於外扈衛驍銳為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動悍義乃為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黠閥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田足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教而籍之不及於農者即捨之

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帛錢貨以紓藉丁之貧亦如
此得兵可信往歲亦可以少抑蕪井而貧悴之戶有
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羣情樂為其處置訓練
之法即有 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兵既壯而禁軍
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今比虜詭詐萬狀聲言西討
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
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
意伺舉而發曷以禦之此亦必然之兆得無熟思乎
況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且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
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審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

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推而用之專而委之必
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
望 陛下少留 聖意特賜 省察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屯 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
必須廣 繼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
則 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
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
兵積粟常慮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
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 塘租稅既無兩

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時一隅當無事之
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
可坐觀其敝而不務拯之之策哉欲望 聖慈特出
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
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
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
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
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
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
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

在天下之教之必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
無不稱心而力必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
義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
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校之南兵
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其訓練之
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趣過目
前以為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前月殿中外益
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
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 國家根本之患若
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 一聖慮

裁擇不任懇迫之至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泊就糧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即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即乞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慶曆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刺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歸惟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為兩番教閱

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問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為惜費之一端又况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為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年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燕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欽望 聖慈特賜 指揮檢會臣

前進劄子必賜 裁處指揮

論宣毅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揮以為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為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群黨與效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為禍首幸矣况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為處置必恐浸

成大患其逐處宣毅兵士欲望特行 指揮令分繫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凶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 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無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內四千餘人却係真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春冬衣賜納絹共支十萬三千餘匹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綿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料錢等每月八千餘貫勘會本州夏秋稅斛斗共納四萬三千餘

石夏稅紬絹五千四百餘匹綿二萬七千餘兩外
年所少斛斗三十三萬七千餘石紬絹九萬八千餘
匹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摩畫
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廩有餘便於計置之處
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贖別路兵馬
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兼不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
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僚不為國
家經久計慮更屯別路兵馬在彼不惟枉費糧食兼
亦絕難計置即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朝
廷不切處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真定府兵士十四指

揮欲乞專委本路安撫司令密切相度合作如何摩
畫令并家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况西路易得
斛斗事理至便如賜允許以作朝廷意度指揮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計會河北四路安
撫司并都轉運司同密切相度合那移是何軍馬却
於甚處有糧草州軍就食約減省得多少糧草仍具
委得穩便連署聞奏臣尋與逐路安撫司并都轉運
司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目已連署申
奏訖今具逐處那移軍馬成省得糧草畫一如後

冀州邵移馬頭十一指揮八員兵士共四千二百八十二人馬九百四十七疋往下項州軍就食糧草

八指揮係真定府所管

四指揮往真定府

驍銳第三指揮三百五十八人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三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八人

萬捷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懷州

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衛州

兩指揮係高陽關所管并驍捷右廂往恩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冀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料錢一萬四千七百五貫

糧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一十一束

料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博州那移振武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四十八人

往澶州

一博州每年減省得下項軍糧

糧一萬一千餘石

一深州那移馬軍雲翼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七十九人

馬四百一十四疋

一深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草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束

料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二斗

右臣竊見冀博深三州糧食最為闕少近雖計置得約及一年已來緣支多收少其冀州又不通水路即今民力困竭便糴輦運俱不能及須且那移兵士往

前件州府況逐處軍糧有備兼通黃御河易為般運

伏乞 聖慈令檢詳前狀早賜 指揮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臣竊見河北州軍近年時有兵士結連為過其頭首

皆依法斷遣外所是隨從之人言般為非勘結之際情理渴未彰灼所司務從輕典各行降配多只於本州或隣近州軍移配近下軍分此輩元是上軍一旦因事降配却於本州或隣近執役見有同類豈無慚悚則包藏禍心轉欲為非扇惑兵伍深不穩便欲乞特降 指揮下河北逐路安撫司應今後兵士等作過合行降配並令移配向南州軍本城或牛城收管如合配廣南遠惡處者自依元 條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八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九

議

進說狀 賜張山勳書附

右臣以 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 尚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其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精加權擇 且緩急用之以庸謬之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於况虜中日有事軍好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德往 之事亦可謂美孫子曰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行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
攻也若治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
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不論列
及此今叨邊寄安敢循默而不傾竭愚慮圖所以為
報式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
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
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少賜
觀覽則治邊利害粲然可見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
議可否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晚瀆 宸聽臣
無任悚悸激切屏營之至

勅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勅張田省高第所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
奏竊見汝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
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
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事汝學術精深志慮宏遠能察
邊理善著忠規文成七篇說通三訓雖杜牧之之在
孫子誠嘉猷之集羽書會粹研覃曾不是過也覽其
之辭深嘆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三章

第一直

臣近者嘗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念
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
至近路又垣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 太宗朝以
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
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畧
者今 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
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
多矣然恩過則生驕矣久則忘備理之常也况西北
二寇自古嘗惡其通之盟協勢以為中國之患以今觀
之釁端已兆 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為國家

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在人患在不用用人之
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階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
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
之壞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
於此况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
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
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
為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 陛下特留 聖意
則天下幸甚

臣近到本任訪聞某州自智乾元時人使回後即日
願增幽涿等州兵官及不輟移易軍馬觀其奸計殊
未可測况沿邊城寨如雄霸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
等軍最是要切之地與北虜接境路徑平坦絕無險
隘控扼之所全藉守將得人以為備禦緣逐處知州
并兵官向來輕授未甚選擇若非綺紈少年即是罷
軍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為身計其他訓練備
禦之法有名無實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即今邊任守
將當無事之時俾蒞一郡或無敗闕若猝然用之禦
寇必先事而敗矣欲望 聖慈特賜 指揮令於武

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略可為將領者
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微累亦棄瑕錄用俾分守沿邊
要郡訓練兵甲大為之具庶幾上下熟其節制緩急
用之則沛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 聖慈早賜
裁處施行

請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竊見瀛莫雄三州並是控
扼之處其雄州尤為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
為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
運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其間居民以係兩地洪諭以

至本州衙前及討包公人等冬長秋中人戶充役凡
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意漏泄竊恐浸
成大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
撫馭守邊之術凡事通相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
即未免為朝廷之憂緣塘州軍可為邊境之固者
乃北倚雄州為重耳雖城壁堅峻而兩界人戶悉處
其中深可為慮也欲乞特降指揮今後應雄州通
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慎重有材略及武藝之人
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早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 五章

第一章

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

朝廷重遣使

入其谷其意者蓋羈縻不絕之誼也且北虜自先

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吳越青畔以

來邀乞無厚情也臣臣訪聞虜中官吏薄於俸給

人兵若於及... 將相而下以及於將相久萌南牧

之心所未... 王耳亦然甲兵用度之未足種

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

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豐而動

佳兵不詳不欲由... 仁義崇德讓之道

也其貪利而好利也其強則驕傲弱則卑順率戎狄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蓄之來則歐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制夷狄之常道然無代不為中國之憲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寧則心腹安得無患願陛下深鑒於此慎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欲言和好盟誓甚固萬不有異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公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守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攻然則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

其詭計耳但小不如吾心則欲以為詞况今夏地震於并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也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心結援固寵不講方畧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廩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兔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每念此寒止三時况親公采事勢乃必然之兆

雖命兩府三臣生逐路宣撫措置更望 陛下頻召
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丁寧訓諭俾圖議謀策選
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
貽 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 陛
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戎狄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特
盟好舍武備而不為後患者 國家自契丹請命逾
四十年沿邊卒驕將墮 理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
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 以趣過目前但持張皇引惹

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熟慮乎臣昨奉命出境廣
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剗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
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兩討為名其意
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
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與漢與胡古今所共出
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
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無聞代
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
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
界必恐日加滋蔓竊伺邊隙寔成大害銀方成等亦

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况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滄景李漢超關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原姚令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在正旦館伴并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宥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退張宥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等人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答且已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食而罷至末丁到中路天竺初筵之前先令人白館伴欲

與館伴云昨夕示諭雄州之事為未知子細不復致
答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着方
子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
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
足憑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
一門若只是郡中創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
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開門本
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丁
寧邊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侵入南界創
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况兩朝載言
誓書若欲懽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
伴見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
雄州子細詢問開門去處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
別無創置臣等合具奏聞欲乞密誠雄州凡有體探
事宜更加慎重免致漏洩

論吳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楊守素朝
辭將發未審朝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昊誠款
仍賜書請獨恐北虜因之得以為詞於理未便緣此

虜結女四十年矣事無纖鉅莫不徇從一旦驟遠其
意非計之得也况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可容
易擬議哉設欲恃此虜之舊好納西戎之新款縱無
後患亦防他變得此失彼恐未為福萬一虜情忿戾
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驩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繫
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或未
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內彼中事機
盡見然後圖之惟 陛下特賜 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指

闕請命而

朝旨方

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
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
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
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
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
慮浸成大敵關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則棄前息
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支
用或許客人裨販則又不免配率卓乘轉成搔擾固
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未許賜
帛繒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亡厭之求兼此劇

或猖狂難行河邊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緣臣
疎外之職素不預議但來於物論知所以然敢罄公
言少裨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 朝廷
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沉地據
要害境接敵界急訪間虜中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為
名其安肅軍應德軍切須以宿將重具鎮守控扼以
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
則城壘難拔降 勅招諭又人心未信尚不別議昔

必恐變故難側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欲望 聖慈於內臣選擇素有材辯
可任者令齎 密詔往彼縋入城中以 詔旨一二
親自宣諭俾逆黨知 朝廷並貸前罪普與昭洗之
意縱逆黨迷惑未即信從其間註誤脅從之人以使
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朝李懷
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
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勣斬懷光以
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 詔勅於城外忽
徒緣此重自加罪不容誅亦未審 朝廷確然

挂誠信實然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城中生聚在遭塗炭無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言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便

乞河北添糶糧草

臣累會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為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 命出疆詢訪虜中情偽亦甚

諸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乏食其下族帳冬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 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釁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乃所為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 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况河北河東京東地繁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戒蓋不虛發所以

悟於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拔故四夷以忽天取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為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往三路便糴緣逐處心得見錢恐難集事欲直恃宸斷許於內帑支見錢或絹帛餘萬匹逐路乘此便相兼收糴俾倉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小寬意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寧諭俾謀議畫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况當此可為之際若不兢意速圖但務因循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憂臣區區之心不能自惜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為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盡於下內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况北虜請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紓民力爾今邊鄙不寧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儲備朝廷竭力應出亦不逮日甚一

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採之慮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是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空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夷狄之虞而令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然而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採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為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治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人留防守外其屯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口

分屯於河南兗鄆等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哉其諸州公用錢除治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矜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元則識虜之情偽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

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勗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
不得慎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
捉過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于今全不能深
只是到得四椎湯及幽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
之事便為事宜且該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
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
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為意正恐
一口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
宜州軍密令知州五心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
勾當事人姓名仍是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

甚喜又與河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
勾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
今探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
請國臣與不臣并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奸謀
凶轉移糧草凡干大事即許申報自餘打圍
放赦修城細碎尋常衆人所見虛偽傳聞之事
並不可納徒廢金幣無益於事伏望 聖慈特降
旨揮仍乞嚴賜約束不得漏洩所貴一處官吏用心
緩急免致誤事

論蠻賊事 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中勘到行者孫之道稱蠻賊等二千餘人商量入連州打劫劫會徒中兵甲數少已差奉職周僧辨帶兵苗一百人前去防托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郴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凶畧無得賊計必謂嶺南兵備有侵軼之意無聞八月九日蠻賊五百餘人打劫連州桂陽縣西村入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勢轉盛所差兵級甚少必難枝梧况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之兵力綿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曷以禦之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今於遂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為患轉大貽 朝廷之深憂也

第二章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蠻賊二千餘人入連州界打劫殺害人命及使臣等并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有將畧武藝使臣前來防托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賀英韶等州最與荆湖高路接界切慮蠻賊

以嶺南無備乘虛深入緣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
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採援不逮乞於逐
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寨柵屯兵守把今蠻
賊累次打劫其勢稍甚若不令速剪滅為患不少如
候 朝廷差撥禁軍恐無所及緣比人乍到不諳風
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
起兵進討况虔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
使臣往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近應副事體至便地
里不遠人必可用欲望速降 指揮

李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九

李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十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闕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 朝
廷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緣支多收少夏秋二稅又無
沿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北天
下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變伏望 聖慈詳審事
機且將關糧州軍士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
屯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必不
誤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邊

兵士不可輕動况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之間必未有釁若軍無餼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為患益甚則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之事不可不深慮也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

勅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

近年失於計置自灾傷之後近裏州軍例皆闕乏糧儲有只支得一兩月去處雖本司於去年秋孽畫預給三說文鈔配糴三百五十萬自後又為安撫司以配糴不便乃借支諸州常平倉及那撥封樁斛斗外

只令糴三十一萬石為一年准備其斛斗又並未般到湖糧州軍虛作見管數目不過夏初漸已支盡勘會三司元於別州支撥斛斗應副內汴河綱四十八萬石見在河陽積貯及於京西支撥二十九萬石各已差官裝發往衛州通利軍下卸兩月有餘方起發得十七八萬石其京東三十五萬石令轉海往滄州雖聞和崔客船一運只裝載得三萬餘石一年可發得兩運亦未見報起發次第近准中書劄子令更配糴一百萬石充軍糧况河北河東水旱相繼人戶流亡殆盡雖有存者亦宜撫卹不可重有搔擾雖欲即

記必恐無由辦集臣自受命以來夙夕疚懷緣河北
軍糧支用浩瀚每月約支五十萬石一年約支七百
萬石或緩急添屯軍馬所費轉多今來若不自京師
及早急速計置往彼秋初必致闕誤至時卒難摩畫
應副河北腹心之地糧食稍絕必有他變為患不細
近聞江淮發運司今春頭運並是和雇客船非又到
岸當此水勢調勻之際無人船完備乞令三司相度
便添錢和雇那撥斛斗二百萬石往衛州或通利軍
下邳即不可更候第二運蓋五六月後水勢浩大官
船必不能前去且據濟河北惟有此路捨是則無以

為計若稍更遲疑則不及矣伏望 陛下早賜 指
揮三司施行

請於懷衛糴米修御河船運

臣竊見御河上自懷衛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
無運斛斗無使於此即目綱船大小只及三四百隻
蓋多是損壞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累年已來官司
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將別處支用日近方鳩
集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降 指揮下河北
都轉運司選差知以第幹事官員於鎮府界西山採
斫木植作棹前來令本司更以 百處盡底剗刷工匠

臣官專監併手造船及添修者旋支往本河摩
運况懷衛州素號沃壤斛斗至成可以計置應副沿
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三二千隻舳舻往來銜尾
不絕即邊儲無匱乏之虞兼免貴價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朝廷支撥見錢及
本路應係諸般封椿錢等並令收糴共及一百萬石
逐路糧食雖及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
三說新法全未有客人入中已具事由聞奏乞令沿
邊且用見錢交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降 指揮今

秋田苗其好將來必是豐稔若不預為擘畫必臨時
措置不及况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
邊郡其欲得銀絹等博糴或朝廷以三說新行不
欲以法即望 聖慈特許於內庫支借銀絹一百
萬匹兩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依見錢價例收
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免貴價入便大支却
在京錢物等事體至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嘗謂大司農耿壽昌曰於
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

均餉廼得四十萬一失此間羌人故為逆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
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也兵少處約及
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
抗拒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緩急如何取
濟雖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
自然虜講好觀釁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
急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
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

事且清舊制不務施為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據之
患臣欲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
慮乎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
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
石萬貫趁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糶
却自御河輦運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廩比之貴價入
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 指揮施行

求退

求外任 七章

第一章

至以極陋至庸之質過叨 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 陛下以英睿之德兼 夷曠之度詢求讜議容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 遇也然以位踈言賤罕或施行上則負 陛下求治 之心下則忤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 既不能進奸猾苛暴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 無以逃責久茲忝冒實不皇寧伏望 陛下憫以無 他罪年不逮寬其罪戾賜以保全俾出領於單麾庶 少圖於薄效臣欲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臣無任懇 願激切之至

第二章

臣近者上殿曾具劄子進呈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 至今未奉 指揮進退悚懼啓處不寧竊念臣識間 材庸任優責重於 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 朝廷 庶務不能周獻替既無所聞論議又不足信冒榮 滋久覲顏不皇退揣至庸願全素守伏望 陛下曲 回 聖造俯諒愚衷特與保全俾從外任誓圖報效 靡憚捐糜臣無任祈 恩竢 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章

臣主於草茅蚤從宦學盡信前事之載竊慕古人之

為知事者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其
以勉循而况親逢 盛辰驟被冰月寘諸侍從之列
誰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於 朝廷之
政或關 國家之計所先爵寵非賢權倖下地巨嘗
把漚肝膽冒犯 威顏寔忌諱之不知苟然任之是
濫當所職既竭乃心然才無所長愚亦不遑筆問
形於狂瞽徒仰紊於 睿聰止成塞言而 聖諫見
已行之實效犬馬之職豈憚溝壑之憂 臣等之微
無如山海之高大上 聖君之虛下乃迫
士之公言 苟安 宜知 聖君之虛下乃迫
恩切屏營之至

第四章

允俞尚出入於軒閣每慙羞於面目伏望 皇帝陛
下察臣愚直匪為身諱憫臣孱微所憂任重從其危
懇安以外藩獻替之司庶免妨賢之咎循良之寄誓
堅盡瘁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 恩竊 命懇迫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
依舊供職者伏念臣在朝孤直荷 聖獎知每竭肺
肝勉圖報塞雖夙夜匪懈務進於瞽言而歲月逾深
託無於善狀臣當堅辭所職以能賢思之甚詳志

不奪伏望 皇帝陛下審臣志迫惠此頑冥特霽
俞音俾分便郡苟全要領幸出於回容誓竭糜捐終
酬於覆載臣無任祈 恩竅 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 聖
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 指揮施行伏
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汙高明之地彌負素餐
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 陛下矜其拙訥賜
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悃竅 命之
至

第六章

臣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下
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 指揮施行伏
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汙高明之地彌負素餐
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 陛下矜其拙訥賜
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悃竅 命之
至

第七章

臣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下
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 指揮施行伏
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汙高明之地彌負素餐
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 陛下矜其拙訥賜
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悃竅 命之
至

行進... 憂懼罔知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
待罪諫列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
陛下聖度淵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恩不忍輕去在
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 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
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浙一便郡誓殫薄
效上答 鴻恩臣無任懇迫 命之至

孝節包孝肅公奏議卷第十

序包孝肅公奏議後

忠臣孝子立於世也有大議論
必建大功業有大功業必操大
節義有大節義非得天地正直
剛大之氣不能也予於包孝肅
公重有感焉公在宗立朝敢言
彈劾不避至忠也辭官歸養廬

亂墓側至孝也至忠至孝作壽
朝紳垂休後世非特中國庸人
孺子知其名雖海外雜國莫不
知其名而敬慕之豈無所自而
然哉是蓋浩然之氣所發也浩
然之氣在天地間至大至剛或
鍾於物或寓於人、有死物有

盡而是氣韓、烈、亘萬世而
長在公獨得乎是氣之正直養
而無害故能秉忠孝之大節著
諸功業彰諸議論如景星烈日
之耀空光彩炫耀耿宇宙而不
廢也不然宗之名臣彬々其盛
何獨公之名愈久而愈彰開封

尹二百餘人皆當世名賢何獨
公有廟像愈遠而愈企人之敬
仰也哉予昔官內臺讀公奏議
忠孝之氣儼然如生未嘗不為
之懔也成化辛丑叨守開封
首謁祠下挹其生靈之靈
靈著天蔡是也既新其祠復
靈著天蔡是也既新其祠復

奏議考其訛者板正以傳使天
下後世之為臣子者誦公之言
斯知公心之所存不外乎浩然
之氣之所發則忠孝之心寧不
油然而感嗚興起也耶其裨益
於世教豈淺也哉大司成豫章
胡先生序之恚矣予生也晚何

欽托此以自附我然以守公故
郡履公後塵酌幽馨而起敬亦
區區景仰先哲之素志也謹序
諸後以告來者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秋八月

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河南南開封

府知府前監察御史河東張岫
拜手書於大梁精舍

